

愛國詩人

陸放翁

周必錦

世人都說神仙好，
惟有夫妻忘不了。
恩愛夫妻古來多，
白髮偕老知多少。
東風無故摧折枝，
千古人歎猶未了。
報國壯志終未酬，
獨留遺恨到黃泉。

陸游，唐琬一對恩愛夫妻的不幸，千古以來世人都莫不為之惆悵憐憫而歎息！也不禁一拋同情之淚。陸游在政治主張與家庭生活兩方面都不甚順利，遭受挫折，而終生痛苦，這與宋朝時的政治環境，倫理傳統極為有關。所謂書生官吏結成政治派系，黨同伐異，爭權奪勢，無時或已。像歐陽修的流放夷陵，蘇軾的謫居海南，以及陸游流落西蜀，都是在中國歷史上文人結黨傾軋的結果。尤其是他的婚姻，更是在狹隘孝與順傳統悲劇下的犧牲

者。

中國歷史上宋史是分爲北宋南宋兩個時期，北宋以汴京爲首都，即今之河南省開封市是也。自十世紀中葉起，統一中國一百六十年之久，直到十二世紀初葉，當時以滿州爲根據地的契丹族，國號曰遼，始終與北宋爲敵，遼的領土更囊括了所謂燕雲十六州，即今包含北京在內的河北省北部，以及山西省北部。到了北宋中葉，唐古特族的國家西夏崛起西方，也構成了很大的威脅，然而儘管如此，由於鞏固的集權制度，國內却大體上平安無事，保持了一片的升平景象。

不過從滿州背後崛起的女真族，先建立了金朝，滅了北宋宿敵遼國之後，就把侵略的箭頭轉向北宋，一一二六年首都汴京陷落，徽宗與欽宗父子當了俘虜，被押到滿州去，北宋一百六十年的和平就被破壞了。其後徽宗的九子高宗，繼承帝位後，逃到南方建都於臨安，即今之浙江杭州。詩有「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遊人幾時休，南風燠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當汴州」。就是指當時臨安的情形。高宗統治了長江流域的地區，這便是南宋的開始

。爾後一百五十年間，領土掩有中國南半部，俗稱「半壁天下」。雖然南宋先是與金爲敵，後來又與成吉思汗的蒙古對峙，但與北宋一樣，却能長期地保持了國內的和平，一二七六年，忽必略汗的元朝蒙古軍攻陷了杭州，併吞了南宋的疆土，有宋一代就此壽終正寢。

陸游字務觀號放翁，生於一一二五年，適爲北宋首都汴京陷落之前一年。從宋詩的詩人中來論，可說北宋的蘇軾爲第一詩人，他傾向於現實主義，宋以前的中國詩，常以悲哀爲主題，由來已久，根深蒂固，很難改變過來；但蘇軾的達觀哲學，却超越或揚棄悲哀，使人認識來自人生並不一定充滿着悲的理念，應趨於現實感，而南宋的第一詩人則是陸游了，在南宋的詩人之中，陸游的名望爲最高，作品也最多，他與范大成、楊萬里同時，並稱范陸或楊陸，他的哲學思想也傾向現實主義，喜歡用詩的形式談論哲學道理，及從多方面觀察反映出現實感的心理，在這方面他與蘇軾對現實感的創作，有異曲同工之感，南宋孝宗乾道八年，時陸游四十八歲，在四川任中，曾留下有如這

樣的作品，來表達他對現實理念的感觸，詩題爲「蟠龍瀑布」，其實便是借水說理的感慨。

遠望紛珠纓，
近觀轉雷霆。
人言水出奇，
意使行人驚。
人驚我何得，
定非水之情。
水亦有何情，
因物以賦形。
處高勢趨下，
豈樂與石爭。
退之亦險人，
強言不平鳴。
古來賢達士，
初亦願躬耕。
、意氣或感激，
邂逅成功名。

瀑布之爲物，遠遠望去，像無數珠纓，綴珠的綵縷，紛紛然飛墮下來；走近去看，只聽得轟轟隆隆的發出雷霆似的聲音。人們也許會說：這是在炫耀奇異，有意使行人吃驚。可是，即使人們真的吃驚了，水一定自己會想：這對我有什么好處呢？其實，瀑布之所以有此奇觀，絕對不是出自水本身的情懷

。說起來，水本無心也無什麼情懷意識作用，只不過因物，由於外物或環境，而被賦與了某種形式而已。水因為處在高的地方，所以向下流動，乃自然的趨勢，怎麼可以說有意與岩石一爭短長呢？「退之」即唐朝韓愈。在「送東野序」一文裡，大談物不得其平則鳴的道理。可見韓愈也是個心地見解狹隘的人。他的說法難免有牽強的地方。瀑布之所以發出雷霆似的吼聲，只是環境或外在情勢使然。人也是一樣的，古來賢達之士，他們本來都希望過躬耕自給的平靜生活，但有的偶而動於人間意氣而感激奮發，因緣際遇，終於建立了不朽的功名，偉大的事業，造福人群。

這首詩就是陸游借水談哲理，超越現實感的表達。他的達觀哲學思想，使他能夠從容地用各種眼光去觀察多方面的人生現實，而達到了超越或揚棄悲哀的境界，因此陸游的情形是積極的，他繼承了北宋以來的傳統，也就是蘇軾的達觀哲學或反抗哲學。

再談蘇軾有名的「題西林壁」絕句，一定更有意思，也更能知道他們好談哲學的道理。題云：

橫看成嶺側成峰，
遠近高低無一同。
不識廬山真面目，
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這是蘇軾假託廬山的認識論，正與陸游談哲現或道理有同出一轍之概。

陸游他愛國的熱情，民族道義的勇氣，以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，雄心壯志，不屈不撓，奮鬥而至於老死。他在政治上固然不甚得意，但他的北伐主張，終生不忘收復中原。他一直主張對金採取強硬的政策，大舉北伐，統一全國，以安民生。可是他主戰的言論，不受當權要路的重視，反而時時遭到排斥與壓迫，事與願違，因此只好託之於詩，發洩他愛國的熱情。例如：「男兒墮地志四方，裹尸馬革固其常」（「隴頭水」）；「千年史策耻無名，一片丹心報天子」（「金錯刀行」）；「一朝出塞君試看，且發寶雞暮長安」（「秋興」）。他為國的忠貞，犧牲的決心，在於「王師北定中原」，消滅金國的理想。陸游（一一九二——一六十八歲）十一月四日風雪之夜有如下之作：

僵臥孤村不自哀，
尚思為國戍輪臺。
夜闌臥聽風吹雨，
飲馬冰河入夢來。
××××××××××
當年萬里覓封侯，
匹馬戍梁州。
關河夢斷何處，
塵暗舊貂裘。
胡未滅，鬚先秋，淚空流！
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。
身老滄州！
訴衷情——陸游。

上引陸游的詩一首、詞一首。可見作者晚年的慨歎了！詩裏作者已衰老，解甲歸里，僵臥在荒涼的村舍裏，失眠於風雨之夜，他彷彿自己依然置身在疆場的戰役裏，躍馬橫戈，馳騁冰河。年青時遠適異域，為前程為國家，但金人仍未滅，而今人已老了，空有報國之心，也無法再「戍輪臺」了！可是，他統一中國的主張並未絕望，却把他的希望寄之於他的兒輩。那首有名的「示兒」絕句，也就是他的絕筆，便可以瞭解他愛國熱情，至死未逾。

死去元知萬事空，

但悲未見九州同。

王師北定中原日，
家祭無忘告乃翁。

陸游在生前看不到國家的統一，固然十分悲哀；却不絕望，他還期待着下一代能夠完成「北定中原」的任務，那麼也可告慰於他在天之靈了。這可以看出他報國壯志終未酬，真是獨留遺恨終長生了！

陸游主張北伐，消滅金人，未得朝廷的重視，在政治上遭受重大的挫折，而他的家庭莊重的私生活裏，復憑添了悽涼的哀怨，多情遺恨的際遇，更令人歎歎！陸游不僅一生忠於國家，也忠於愛情，陸唐之戀，實感人肺腑，其感人處，使人不勝歎息與惆悵。

陸游本來娶了他的表妹唐琬為妻，兩人婚後伉儷情深，可是天妬斯人，好像有意跟他倆為難，只因婆婆不悅，竟逼唐琬離婚大歸。在那個「君要臣死不死不忠；父要子死不死不孝」的傳統舊時代，一對恩愛夫妻便給母親拆散而從此分手，各奔前程。後來唐琬改嫁商人趙明誠，陸游也從母命另娶妻子為室，可是兩個傷心人，却仍舊是默默而又真誠地相愛着。

公元一一五五年，陸游獨個兒到沈氏園去遊覽，不意在沈氏園裏碰到唐琬和她的後夫也到那裏同遊，兩人見面，驚喜之餘，唐琬乃徵得丈夫的同意，差人備了酒餚，送去給陸游享用，同時也遙遙地向他舉杯敬酒，這時兩人的內心其實沉痛極了！唐琬和丈夫離開了沈園，陸游仍獨個兒留下，他感觸前塵如夢，舊歡歷歷在目，惆悵不已，感歎萬分，乃題「釵頭鳳」一詞於沈園壁上而去，這首詞錄於下面：

釵頭鳳

紅酥手，黃藤酒，
滿城春色宮牆柳。
東風惡，歡情薄，
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
錯，錯，錯。
春如舊，人空瘦，
淚痕紅浥綃綃透。
桃花落，閒池閣，
山盟雖在，錦書難托。
莫，莫，莫。

陸游這首「釵頭鳳」，好像強把熱情稀釋，把情感哽咽，淚眼兒對淚眼兒，傷心人哭傷心人。以平易的詞彙，吐尽心聲，說出怨語，

非至情至性的人寫不出。

沈園邂逅，在陸游當時的心情裏，雖然那天正是滿城春色，桃紅綠柳，景色綺人，大好風光的日子，眼前舊人向他伸出了紅酥的皓腕，敬致一盃黃藤美酒，眼前春光如舊，可是愛人空瘦，她臉上仍帶着淚痕，連那方絲手帕也透濕了。陸游想起了從前的日子，只為「東風」母親太惡，夫妻歡情沒有了！滿懷的愁緒，痛苦別離向誰說。桃花落了！池閣閒置。錯，錯，錯！這是誰的錯？念到往昔兩人，山盟海誓雖在，以後連書信也難托。他還能做甚麼？莫，莫，莫！莫再想了。

可是唐琬呢？自從那天與陸游重逢於沈園之後，她的心情就更為難過。後來，她曾獨自再到沈園，在當日與陸游重逢的地方憑吊，憶念過去，她驀地看到牆上那所書的「釵頭鳳」時，她悲從中來，傷心淚下，重讀了一遍又一遍。回到家裏，唐琬百感交集，便執筆和了唐琬一首詞：

落紅英

世情薄，人情惡，

雨送黃昏容易落。
曉風乾，淚痕殘，
欲賤心事，獨語斜闌。
難，難，難！
人成名，今非昨，
病魂常似秋千索。
角聲寒，夜闌珊，
怕人尋問，咽淚裝歡。
瞞，瞞，瞞。

唐琬內心之苦，較陸游更甚，她年紀輕輕便體念了世情薄與人情惡的境遇。唐琬和陸游的情緣已經今非昨，但她的心底裏，又真能把陸游忘記?!自從人成各之後，唐琬的健康就不會好過，長在雨送黃昏容易落的日子裏，病魂常似秋千索。一面心事難賤，只有獨語斜闌，一面又怕人尋問，時刻咽淚裝歡，她過的日子，就是瞞與難了！

「落紅英」一詞完成，唐琬也由於傷心過度，不久便抑鬱而死，紅顏薄命，含怨九泉。陸游到底有沒有讀過這首「落紅英」？已無法證明。只是唐琬死後，陸游到老也不能忘情，永遠活在哀思與回憶裏。再談下面這首詩，就是在寂寞的夢，他也不忘於情。
楓葉初丹懈葉黃，

河陽愁鬢怯新霜。
林亭感舊空回首，
泉路憑誰說斷腸。
壞壁醉題塵漠漠，
斷雲幽夢事茫茫。
年來妄念消除盡，
回向蒲龕一柱香。
楓葉初紅懈葉黃，這正是初秋的景色，桑榆晚景，最愁鬢髮新霜。傷心眼前舊景，可憐情人已赴黃泉。椎心疾首，柔腸寸斷，又向誰說？昔日沈園壁上題詩，已滿封塵土，感懷世事，頓覺茫茫，而今而後，年事已高，妄念俱消。以後的日子便是神龕面前，禮佛燒香了！這個互古男兒的放翁，用情真摯，越老越深，即使在寂寞的夢裏，他依舊忘不了沈園。下錄二絕：

夜夢沈園

路近城南已怕行，
沈家園裏更傷情。
香穿客袖梅花落，
綠薰寺前春永生。
××××××××××
城南小陌又逢春，
只見梅花不見人。
玉骨久沈泉下土，

墨痕猶鎖壁間塵。

陸游寄情於沈園，日夜思之其情可憫；但又可憐他實在無法把唐琬葬在沈園！陸游在他寂寞晚年，居於鑑湖三山上，但他經常策杖入城，時到寺裏眺望沈園，沈緬於過去，傷情難忘。唐琬死後，陸游重遊沈園，梅花猶在而伊人獨無，墨痕雖鎖壁間，已滿佈塵土；可是唐琬玉骨却已早沈泉土之下，可見陸游對唐琬用情之深，悼念之哀了！

一一九九年，陸游年已七十五歲，這個寂寞的老人重到沈園，又一次憶起往事，寫成二絕：

沈園

夢斷香銷四十年，

沈園柳老不吹綿！

此身行作稽山土，

猶弔遺踪一悵然！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城上斜陽畫角哀，

沈園無復舊池臺。

傷心橋下春波綠，

曾是驚鴻照影來。

唐琬已死四十多年了，陸游也自感不久於人世。風燭殘年裏，然而這個老兵，仍然常常策杖登山，

在夕陽下憑弔着沈園。那兒的池臺，橋下的綠水，園中的柳樹都使他悵然！他曾凝視着橋下流水綠波蕩漾，彷彿期待着昔日那驚鴻一片再次重來。

一代詩人陸游，誰料到竟也英雄氣短，渡過那情長恨深的晚年，他的表妹唐琬，多情薄命，但永遠活在陸游的回憶裏，比起陸游，雖然活到古稀，仍舊寂寞傷情抱恨而終就幸福多了。

衿枕之情，知己之愛，生死之戀，其深厚誠摯有如此者幾分？王師中原，滅金復國，其愛國為國之雄心壯志，傳之千古而猶未已。

歡迎你的來信

台北郵箱
566號

新城四年(續)

蔣山

自去年十二月三日到今年三月底，筆者參加過花園新城新知四次喪禮。有楊元、洪強、呂嘉衛三位主喪弟兄和萬壽樓芳鄰魏兆雄先生，先後離開了這個污濁邪惡的世界。

魏先生，享年七十一歲，去時似有遺憾。他是福州人，海軍退役軍官，家陷大陸，孤家寡人一個，和我們同病相憐。去年九月在榮總摔傷右腳膝蓋，治好後一直精神萎靡，勸他聽道又不肯去。十一月廿八日，不幸因肺炎在榮總病故，他鄉埋骨，含恨終天。一位居在台北市的胞兄為他治喪，靈堂懸掛一副輓聯：「同氣遽分途，原隰秋風魂不返；異時誰共被，池塘春草夢難回。」情文並茂，不失為佳作之一。

呂嘉衛先生去得很不平凡。他是萬壽樓九樓呂福和弟兄的老三，今年才三十二歲，正是奮發有為的青年才俊，可惜三月十五日在橫貫公路梨山附近，與師大工教系三十多位應屆畢業同學，因翻車墜崖罹難。全國為之哀悼，呂福和弟兄老年喪子，不免傷痛，但是他有信仰

，有盼望，能夠忍受揹十字架的苦難，悲慟之餘，寫了一篇扣人心弦的「最後的微笑」，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，是一篇沁人心脾的至情至性文章。

萬壽樓另有一位葉英熙弟兄，他的遭遇與呂兄弟相似，比較起來，只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僅僅在時間上有先後而已。葉弟兄在五十二年七月二日，一日之內，神取去他兩個愛子。那時他十一歲的次子葉祥不慎失足掉下淡水河水源地，十四歲的哥哥葉亮竟奮不顧身跳下去救，兄弟雙雙，慘遭滅頂！如今，筆者翻閱「捨身救弟的葉亮」書內，葉兄那篇「舐犢情深訴亡兒」的哀念文，還是感動得流淚。於是撰了下面兩首讀後詩，分送葉、呂兩兄留念：

「鵠原急難足傳揚，

舐犢情深暗自傷，

人性光輝神性亮，

父子同證主恩香。

壽命不在短與長，

神賜神取豈尋常？

呂兄取去兒一個，

葉兄取去子乙雙。」